

南華真經義海纂微卷之五十一 端八

武林道士 稽伯孝學

秋水第一

秋水時至百川灌河涇流之大兩涘渚涯之間不辨牛馬於是焉河伯欣然自喜以天下之美為盡在己順流而東行至於北海東面而視不見水端於是焉河伯始極其面目望洋向若而歎曰野語有之曰聞道百以為莫己若者我之謂也且夫我嘗聞少仲尼之聞而輕伯夷之義者始吾弗信今我睹子之難窮也吾非至於子之門則殆矣吾長見笑於大方之家北海若曰井蛙不可以語於海者拘於虛也夏蟲不可以語於冰者為於時也曲士不可以語於道者束於教也今爾出於涯涘觀於大海乃知爾醜爾將可與語大理矣天下之水莫大於海萬川歸之不知何時止而不盈尾闈泄之不知何時已而不虛春秋不變水旱不知其過江河之流不可為量數而吾未嘗以此自多者自以比形於天地而受氣於陰陽吾在天地之間猶小石小

木之在大山也方存乎見少又奚以自多計四海在天地之間不似壘空之在大澤乎計中國之在海內不似稊米之在大會乎號物之數謂之萬人處一焉人卒九州穀食之所生舟車之所通人處一焉此其比萬物也不似豪末之在於馬體乎五帝之所連三之所爭仁人之所憂任士之所勞盡此矣伯夷辭之以為名仲尼語之以為博此其自多也不似爾向之自多於水乎

郭象註不辨牛馬言其廣也吾長見笑於大方之家知其小而不自大則理分有素政尚之情無為乎其間也物之所生而安者趣各有極以其知分故可與言理也窮百川之量懸於河河懸於海海懸於天地則各有量也此發辭氣者有似牛觀大可以明小者其意則不然夫世之所患者不夷也故體大者快然謂小者為無餘質小者塊然謂大者為至是以上下誇跋俯仰自失此生民所惑也欲正之者莫若先極其差而因其所謂所謂大者至是故

秋毫無以累乎天地所謂小者無餘故天地無以過乎秋毫無然後各知其極物安其分道遠者用其本步而遊乎自得之場矣若觀大而不安其小視小而自以為多將奔馳於勝負之境而助天民之矜誇豈達乎南華之旨哉小大之辨不可相跋故五帝三王仁人任士之所為不出乎一域物有定域雖至知不能出焉故起小大之差將以申明至理之無辨也

呂惠卿註秋水時至百川灌河則學自外至而未達乎大道之譬涇流兩渚不辨牛馬則為道而不出乎兩旁中央而未至乎無所不見也順流至於北海言循理而求則必得其所歸旋面望洋向若曰趨大道從無窮之遊也拘於墟則小大之所限為於時則久近之所專束於教則方術之所制天下所以不得道遠者以此出涯涘而觀大海則脫其拘限而與於無方之觀故一可以語大理也萬川歸之不盈則益之不加益尾闈泄之不虛則損之不加損非久

近所專非小大所限此水之幾於道也計四海在天地間中國在海內人卒在萬物若亡若存如此其微而五帝三王仁人任士之所憂勞不過於此而或辭之以為名語之以為博自大道無方觀之輕其義而少其聞豈虛言哉

林疑獨註拘虛者不能背境為時者不能趨變束教者不能循道道成也聖人時也執一時而疑歲者終不聞道矣聖人之言應時而變所變者言所同者道道散而為教教者各售其師之說久而成弊則泥束不通今為儒者則非釋為釋者則非道不知三聖立教其心則一儻不明此皆束於教者也今河伯出涇涘而觀海則不蔽於一曲可以語大理矣夫北海萬川歸之而不盈尾閭泄之而不虛遠過江河之流豈可量數而未嘗以此自多者比形於天地受氣於陰陽則為其所制役吾形在天地間若小木小石之在泰山也壘空蟻穴梯米糲子皆至小者而置於山澤之間亦如

北海之在天地也夫物數以萬為號取其盈數言之人是萬物中一物中國九州人眾所聚何異一毫之在馬體耶五帝之連續揖讓三王之征伐爭國仁人之愛民任士之勤職雖事業不同俱盡於毫末而已

伯夷辭國以為名仲尼修經以為博而誇大於當世亦猶河伯之自多於水也

陳詳道註老子多以水喻道道在乎有本水貴乎有源莊子所以以北海喻聖人之道秋河喻百家之術當是時也大道裂於百家天其沉於俗習而一曲之士方且欣然以天下之美為盡在己猶拘墟之蛙不可以語海為時之蟲不可以語水及其悟也然後仰天庭而卑天下之居登泰嶽而知眾山之小此秋水之篇所以作也蓋百家之學以長衆為能故託之河伯聖人之道以順物為功故託之海若百川歸之不盈尾閭泄之虛歸墟無底故也以小大相視則有餘不足之累生以小大相忘則俯誇仰歎之情泯莊子不期於相忘而期

於相視將以驅小道歸宿於大方而已矣陳碧虛註望洋見水之盛大貌未至海門則成鄙陋所以為無隅者所嗤是故通變適時廣大之道也君子小人各有涯量越分妄語自遺其醜知其醜者乃可語理知

愚惑者非愚惑也夫水莫大於海未嘗以自多者蓋取善下後身之義齊魏之爭蝸角兆民之虞毫末皆為貪者舉喻五帝之所連謂連續仁義也

林氏庸齋曰義云涇濁也河水驟至而濁拍滿兩岸故曰涇流之大兩涘非涇渭之涇也洋海中若海神名拘墟為時蟪蛄不知春秋之類尾閭沃焦也見山海經壘空小穴也人處萬物中之一此合太虛之間可名者論之其在九州之內又只是一件此合草木鳥獸論之二句發得極妙言世界之小如此五帝三王所知所能皆不出其內也

褚氏管見云觀於海者難為水遊於聖人之門者難為言故秋水至而河伯欣

然東至海則望洋而歎無怪乎海若引井蛙夏蟲之喻繼又形容北海之大不可量數然計四海之在天地中國之在四海奚啻馬體一毫末則安知天地之外不有大於天地者乎故是篇借河海

問答以明小大少多之分與鯢鴈蜩鳩之論相類文體機軸變換愈奇海若首答大意在曲士束於教欲有以祛其自多之謬使為大方之歸而已矣辯論極致詳見下文

河伯曰然則吾大天地而小毫末可乎北海若曰否夫物量無窮時無止分無常終始無故是故大知觀於遠近故小而不寡大而不多知量無窮證鼻今故遠而不闕微而不跂知時無止察乎盈虛故得而不喜失而不憂知分之無常也明乎坦塗故生而不悅死而不禍知終始之不可故也計人之所知不若其所不知其生之時不若未生之時以其至小求窮至大之域是故迷亂而不能自得也由此觀之又何以知毫末之足以定至細

之倪又何以知天地之足以窮至大之域郭註物各有量死生時行得失皆分終始日新各足而無餘則知遠近小大之物各有量鼻明也今故猶古今遂長也振短也證盟古今知變化之不止於生死故不以

長而悅短故為跋察其一盈一虛則知分之不常於得也能忘其憂喜死生者日新之正道明始終之日新則知故之不可執而留矣是以涉新而不愕舍故而驚雖死生之化若一而所知各有有限生時各有車莫若安於所受之分則大小俱足若秋毫不求天地之功則周身之餘皆為棄物天地不見大於秋毫則顧其形象繞自足耳將何以知細之定細大之定大耶呂註道非小大豈有定體今夫天地吾以為至大極吾知之所知而莫得其盡則吾所謂大者豈真大所謂小者豈真小耶小不為寡大不為多以知量之無窮也我以蘇為郭今為今未及言而今已為郭則所謂郭與今者豈有止哉證夫鼻今之皆故

則遠而不闕微而不跂以知時之無止也吾安能鬱鬱待百年之王則遠而闕者也彭祖以久特聞衆人匹之則微而跂者也日中則昃月滿則虧察乎盈虛則得而不喜矣而不憂知分之無常也有始必有終有終必有始原始要終而明乎坦途故生而不悅死而不禍以知終始之不可故也則物之所謂時分終始豈真知也哉知而非真知則所知固不若其所不知也生而有知未生則無知則其生之時固不若其未生之時也知至小也無窮至大也以至小而求窮至大之域是以迷亂而不自得也疑獨註以形觀物有大小以道觀物無小大量者物之取平時者物之變化分者物之辨制始終者物之死生以大知觀之是皆不足以為物之遠近小大也明證今古所行之道雖甚遠而心無不通之闕所取之物捨之甚易而無強行之跂此知時無止者能之察乎盈虛故得失無心知分之



無常也世人之憂者係乎得失唯大知者知得失非已任其自然而無憂喜於其間明乎坦途故死生不足以動其心則日新而無故也夫人有知則為知所役勞形怵心逐物忘己不若無知冥然自得矣人生之復為生所役膠擾不息不若未生之時寂然至虛而已人之知至小萬物之境至大以至小求至大非迷亂而何

詳道註知物量無窮則小大不足為多寡知時無止則今故不足為厭跂知分無常則得失不足以憂喜知終始無故則死生不足為禍悅人之所以觀是者以其所知也所以有知者以其有生也能冥其所以知而復乎未生之時則孰知大者不為至細細者不為至大耶

碧虛註物量無窮則不可以言小大時無止則不可以言代謝分無常則不可以言得喪終始無故則不可以言變化大人除玄覽知物遠事小其用乃象已近理大所貴甚微故其量莫極也蘇普選而不可

明即今撮而不可證物遠不可罔日新不可跂故時難留也泰富盈之何貴故得之不喜知貧虛之何賤故失之不受知生死為去來故不知悅惡也迎不見首隨不見後理豈有故哉是知分別之知有盡愧然虛曠無窮生則利害紛錯死則寂寥一空以蟻蛭之趣究崑崙之墟則因矣塗末具體細倪有餘也天地傾缺大域不居也腐齋云前言其大於此又言無小無大即所謂莫大於秋毫之末而泰山為小也物量無窮言不可量數時無止言寒暑晝夜分無常言有無得失終始新故大知之人然後有下面四知明今古為一故迎而未至者遠而不憂撮而可取者易而不跂由乎正道而生死聽之明乎此則知終猶始不可以終為故也人之所知者人所不知者天既生之後我則知之未生之前我何由知以我之至小欲窮至大之天豈乎迷亂而不自得也

人能知夫物量時分之無常又何終始

小大多寡之有考明今故之不停則此理可見迺謂歷時之久撮謂推移之速不闕無厭其所生也不跂無求益其生也脩短定分安之而已人固不能無生不能無知而經云不若無知不若未生者蓋為世人不務真知而求妄知不務全生而求益生以有限而追無窮忘素分而希券外在己之利害不能自明何以定物理細大之倪域哉不若無知王倪對齋缺之間是也不若未生惘惘不願人間之勞是也然既生既知矣將何以自免曰能以無生為生不知為知則於生何累於知何有哉

南華真經義海纂微卷之五十一

28